

天上的您，好嗎？

陳琬淇

我聽說暗夜閃亮的星子，每一顆都承載了世人的心願，當它承風墜入地面時，我們雙手合十，願望將一個一個實現。多麼傻氣又奢求的傳說，而我卻堅信不疑，因為我知道您住在富麗堂皇的星殿，守護思念您、遙望您的女兒。

前幾天，我在夢裡遇見您，您和爺爺的照片供在祠堂的牆壁上，微醺暈紅的燭光映在您的臉上，略揚的嘴角彎成慈藹的弧線，是您慣有的笑容，氣氛的祥和使我聯想：相信遠方的您過得好，只是牽掛的心不曾淡去。十多個年頭過去了，您偶爾在我的夢境中徘徊，讓我知道您始終沒有忘記、始終擔心著我們。父親啊！慈愛的您一定曾自責，怪自己狠心離開深愛您的家人，把無盡的悲傷留給不堪承受的妻小，於是暗暗做了決定，將我們托付給二爸——一個您最信任的弟弟，從您離去的那一刻，所有的責任由他來擔。

記憶中的梵音陣陣繚繞，當白幡隨風揚起，我看著您被層層的黃土厚埋，大家傷心欲絕。是不是非得等到人離

開了，我們才會細數他的好？我聽著大家誇你孝順、有禮貌，知道長輩們都喜歡你這個孩子，奶奶也憶起你的小時候，說你書唸不好但很聰明，尤其喜歡釣魚，兄弟間沒人比得上你的耐心；知道祖厝翻建時向鄰居借了不少錢，你學人家白天賣早餐晚上到夜市擺鳳梨攤，想早日攢錢還他們；塑膠工廠的工作你待不住，存了些錢到鎮上租了個小店面，想自己當老闆；只是年輕氣盛、喜歡騎快車，才造成無法挽回的遺憾。這樣一來一往的勾勒，那些捨不得你的長輩們紛紛紅了眼眶，奶奶更是不可自拔的哀嚎出聲，花白的頭髮是最大的諷刺，叫她如何送你這個黑髮人呢？

一個月以後，二爸和媽媽舉行了一個簡單的儀式，向大家宣告他們共組家庭的決心，那個時候奶奶好生氣，姑姑們也沒有人出席，沒有親人的祝福，那個低調的筵席好冷清，親戚們的安慰聽來好心酸，這如同玩笑般的筵席草草落幕，一切終歸於原點。二爸和媽媽開始了兩個人的夫妻生活，起初的生活很清苦，小吃店剛起步也沒有固定的客源，除了基本水電及房租的開銷，還有我們三姊妹的生

活費，可說是捉襟見肘般的困窘。二爸和媽媽是漁村來的鄉下人，受的教育自然不高，連姊姊到了該上學的年紀都是校方前來提醒，家計的操煩佔去了他們所有心思。幸好這樣的日子不太長，店裡的生意漸有起色，也開始能有一些存款，家裡的生活才漸漸改善。幾年後，二爸用所有的積蓄在鎮上買了一間房子，並將奶奶接過來一起住，房子雖不是全新也不算豪華，但卻是真正屬於我們的家。

我真的很懺悔，你離開時我幾乎沒有掉過眼淚，在那童稚只懂玩樂的時光，彷彿可以不懂何為悲傷，沒有一種痛是可以嵌進心坎的，我玩我的玩具車、捉迷藏，卻在為你守靈時睡倒在母親懷裡；把家人為你準備的紙糊汽車拿到前庭去玩，奶奶生氣的罰我在靈堂跪了一晚，不知道自己犯什麼錯，還納悶那麼大的你怎麼能開玩具車？你在醫院病危時，我被送到舅媽家寄看，大家哀傷同情我時，我卻因可以偷騎表哥的腳踏車而沾沾自喜；看你冰冷的躺在木床上，我竟嚇得嚎啕大哭……啊！我怎麼可以這麼不懂事？你是否曾因此難過呢？

這幾年生活漸漸穩定，二爸和媽媽在患難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，並且擁有一個可愛的小妹妹，我們很少吵鬧、很少有爭執，二爸對我們無私的愛，使我們沒有芥蒂、沒有隔閡，只有珍惜和感恩。無數個寒暑過去，當年

的小女孩漸漸懂事，但曾為他們付出過的人卻逐漸老去，有幾次，二爸在工作時暈倒，嚇壞了全家，醫生診斷是工作勞累引起肝負荷不了，應該多休息。我第一次意識到這個家庭耗去他多少心力，他也是個平凡的人，終究會衰老，只是他的責任太沉重，不能夠輕易卸下，忙碌的日子日復一日。父親啊！二爸代你盡為人父之職，因為這樣的頭銜使他不敢懈怠，承受起你走後的任何一點風波，捍衛不甚完整的家庭，逞強的不允許任何一個人顯得脆弱，他從不貪圖、不安逸，卻認真而嚴格。

隨著年歲的增長，我在追逐夢想與成長的過程中，也體會過愛情，恍然大悟母親在愛情中的殘缺及在家庭中的偉大，我常想，我可否在丈夫死後與一個不甚了解的男人共度一生？可以為了給孩子一個健全的家庭犧牲至此嗎？這個決定不啻是個賭注，需要多大的勇氣承受後果？過程中的流長蜚短，親友輿論不諒解的眼神，需要多大的勇氣將這些拋諸腦後？最愛的人撒手離去，若不是我們這些孩子，或許她也早隨你去了。知道嗎？她總是惦記著你，偶爾說一說你們那個年代的浪漫，她沒忘記你曾帶她到大安港，在人群中觀看轟動一時的食人鯊；沒忘記你年少輕狂，幾次等在門外都被外公追著趕走；沒忘記你有次趕往約會的途中，被鄰居放出來的母豬撞倒而骨折。我知道她

不愛說這些，每次說來都紅了眼眶，她少有的靦腆也只有
在描述你們那段刻骨銘心的記憶時才會出現，為了這個家
庭而強裝剛毅的她，著實讓我好心疼。

父親啊！請您不用擔心，烏雲散去會有陽光，雨後也
會出現彩虹，如果這是上天的歷練，我們也都走過來了，
除了害怕親人的離去，除了稍稍的悲觀，什麼陰影也沒留
下，像是歷劫重生般，我們更懂得珍惜和感恩；知道生命
的無常，我們從不奢求富裕的生活，願在有限的生命裡，
努力撫平這段創傷。您沒參與的這十多個年頭，二爸用他
的雙手穩固這個家，代替您慈愛我們、照顧媽媽、孝順奶
奶，卻從不多言，我平凡卻快樂、殘缺卻完整，您在那麼
高的天上，倘若您也聽得到，想問一問您：「天上的
您，好嗎？」

